

第六回 合歡亭入夢逢巫女

詩曰：

淡雲疏雨恁高唐，一種幽情入夢中。
漫說黃梁清俗士，試看蝴蝶化周郎。
紅樓粉面原虛幻，翠閣蛾眉半醉鄉。
莫向春風沉意樂，離迷魂斷楚襄王。

卻說柳友梅祇為心上想著那二美人，左思右想了一回，不免神思困倦，纔朦朧睡去。忽走到一座花園，四周花木，一帶檜籬環抱著曲池，流水瀲灩繞著石徑。斜橋半中間高高的起一座亭子，那亭子靠著一塊太湖石。太湖石畔，罩著一大株綠萼梅，玲瓏曲折，香氣紛披。柳友梅飄飄然隨著池畔曲欄，一徑從石路上灣灣的走過板橋。祇見那些牡丹亭、芍藥欄、大香棚、薔薇架、木樨軒，周圍繞著那座亭子，亭子上梅花如雪，香氣連雲。柳友梅徘徊不忍別去。正是：

似隨殘霧似隨潮，花岸依然舊板橋。
竹徑朱扉風半啟，紙窗梅影月空搖。
紅餘珊瑚釵寒鬢，綠闌東牆韻冷簫。
夢裏祇疑身是阮，階前妒殺翠雲條。

柳友梅到得亭子邊，心上恍恍惚惚，就於那亭子下面，小石磴上，坐憩片時。祇見亭子上寫著“合歡亭”三字，兩行掛著一對聯，就是柳友梅自己的詩句：“吟成白雪心如素；夢到梅花香也清。”柳友梅看見，吟罷，心下想道：“原來這裏卻有人寫著我得意的詩句，祇可惜那樣一個仙源，恨無仙子過耳。”心下纔這般想，但聽得半空中，派仙樂，聲音嘹亮。柳友梅側耳聽來，但聽得：

悠揚逸響，分明皎月度琴聲；宛轉清音，一似冷月飄笛韻。幽情欲動處，乍疑司馬遇文君；曲韻聽來時，還擬張生狎崖女。新聲送入高唐夢，化作巫山一片雲。

柳友梅方纔聽罷，抬頭仰望，祇見幾個青衣擁著兩個仙女，乘雲冉冉而下。一個身穿著縞素衣裳，駕著一朵紅雲；一個身穿著淡綠色衣，手執碧玉如意，俱從半空中墮將下來。

柳友梅此時，心下又驚又喜，不免仔細定睛一看，心下尚依稀仿佛記得，像那船上相逢的二美人，暗喜道：“吾柳友梅不知何緣，與二美人便在這裏相逢。”遂上前問道：“敢問仙姬，降臨何處？因甚到此？”那白衣的女子道：“妾乃瑞雲洞六花仙子是也。”那綠衣的女子道：“妾乃碧玉洞五花仙子是也，與郎君共有姻緣之分，故爾到此。”白衣女子道：“且待妾開卻洞門與仙郎歡會。”說罷，將長袖從石壁上一拂，祇見石壁內就現出兩扇朱扉，內中雕欄畫檻，瑤草奇花，迥非人境。那白衣女子道：“仙郎請進。”柳友梅聽得，喜出望外，便笑臉相迎，二女子亦攜手相邀，同入洞中。怎見得洞房的好處？但見：

繡簾飄動，錦帳高張。排列的味味珍羞，盡是瓊漿玉液；端供著煌煌炬燭，賽過火樹銀花。香焚蘭麝，暗消宋玉之魂；衾抱鴛鴦，深鎖襄王之夢。酥胸微露處，笑看西子玉床橫；醉眼俏傳時，嬌似楊妃春睡起。正是未曾身到巫山峽，雨意雲情已恁濃。

柳友梅隨著二女子到得洞中，已覺神魂飛蕩，又見洞房無限好景，真令滿心歡暢樂意無窮，回說道：“不知小生何緣，過蒙仙姬愛至此？”二女子道：“郎君乃天上仙姿，妾等亦非人間陋質，與郎君共有良緣，今幸相逢，共酬夙願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祇恐凡夫污質，有沾仙體。”那二女子道：“此係天緣，不須過遜。”話畢，二女子就親施玉手，捧著兩杯酒，遞與柳友梅。柳友梅接在手，便覺異香撲鼻，妙味沁心，與尋常世上的酒味大不相同，纔飲下喉，便陶然欲醉起來。友梅飲罷，橫著醉眼，看那二女子。那二女子果然半姿絕世，骨態鮮妍，一個個露出萬種的風情，千般的韻致，反來引誘柳友梅，柳友梅見了，不覺魂飛魄舞，身體都把捉不定，便倒入二女子懷中。那二女子便扶起柳友梅同歸羅帳，共入鴛衾。大家解衣寬帶，遂成雲雨之歡。但見：

羅衫乍褪，露出雪白酥胸；雲鬢半偏，斜溜嬌波俏眼。脣含豆蔻，時飄韓緣之香；帶結丁香，宜解陳王之珮。柳眉顰，柳腰擺，禁不起雨驟雲馳；花心動，花蕊開，按不住蜂狂蝶浪。粉臂橫施，嫩鬆鬆抱著半灣雪藕；花香暗竊，嬌滴滴輕移三寸金蓮。三美同床，枕席上好迷兩女；雙娥合衾，被窩中春鎖二喬。歡情濃暢處，自不知夢境襄王；樂意到深時，勝過了陽臺神女。正是幻夢如真，情癡似夢。

柳友梅先摟定綠衣女子，與他交歡。祇見那女子顏色如花、肌膚似雪。柳友梅摟定香肩團成一片，但覺枕席之間，別有一種異香似蘭非蘭、似蕙非蕙，像在那女子心窩裏直透出皮膚中來的。柳友梅與他貼體交歡，聞嗅此香，便遍身酥麻起來，笑問道：“仙姬遍體異香，不知從何處得來？幾令小生魂殺？”那女子微笑道：“仙郎貪採花香，如縱蝶尋花，恣蜂鎖蕊，使妾萬種難當，滿身香氣亦被君沾染去矣。”柳友梅便輕輕的撲開花蕊，深深的採取花心。祇見那女子花心微動，便嬌聲宛轉，俏眼朦朧，露出許多春態。柳友梅不覺魂消，雖則春情如醉，尚留後軍以圖別陣。回顧那白衣女子，嬌羞滿眼春意酥慵，似眠非眠似醉非醉的光景，卻也像楊妃春睡的在那裏了。柳友梅見了不覺雨意轉濃，雲情復起，便再整旗槍決戰，捧著那女子道：“仙容傾國傾城，能不魂消心死！”白衣女子道：“仙郎風流情態，動蕩人心，陽和透體，遍骨酥麻，叫奴一腔春思亦都被君泄盡。”說罷，將女子分開玉股，聳起金蓮，覺花心微動，即湊上前來。柳友梅極力的奉承，溫存的摩弄，但覺舌吐丁香，胸堆玉蕊，已不知消魂何地，卻又露滴牡丹心了。

雲雨既畢，那柳友梅尚捨不得二女子，二女子也捨不得柳友梅，便一個捧著柳友梅的前心，一個捧著柳友梅的後背，把友梅擁在中間。柳友梅覺得粉香膩玉，貼體馭肌，便渾身通泰，透骨酥麻，如在隋煬帝任意車中，不知風流快活為何如矣。

正在歡樂之際，忽聽得曉鐘敲響，驚得一身冷汗，覺來乃是南柯一夢。但聞數聲清磬，又見半窗殘月，那二美人不知向何處去了。此時已是五更時候，靜如老和尚起來做早功課了，柳友梅所以被他驚醒。醒便醒了，柳友梅心下想道：“這二女子分明是我在湖上相逢的美人，今夜忽然夢見起來，這姻緣或者有些意思麼？”又想到那合歡亭之樂尚戀戀念念，捨不得二女子。意欲入夢再尋，那曉得天色已明。此時要起來，又捨不得好夢，要睡又睡不去，祇得心神恍惚，如醉如癡，擁著被呆呆的坐在床上，想那二美人。倒忘了昨夜花園月下之約了。正是：

楚峽雲嬌宋玉愁，月明溪淨映銀鈞。

襄王定是窗前夢，擬抱霞衾上玉樓。

卻說靜如老僧做完了早功課，就走到柳友梅房中來問道：“柳相公昨夜安寢麼？”友梅道：“昨日偶得一夢，正要待師詳察。”靜如道：“夢見甚麼來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昨夜夢見起到一座園，四圍花柳，滿層梅香，小生在彼遊玩，祇見半空中一派仙樂，降下兩個仙女。一個身穿縞素，駕著一朵紅雲，口稱‘六花仙子’，一個身掛綠衣，手執著碧玉如意，口稱‘五花仙子’，從空而下。我與他飲酒交歡，正在興濃之際，卻被鐘聲驚覺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靜如暗點點頭，笑道：“柳相公，這姻緣事有些意思了。”柳友梅忙問道：“卻是為何？願詳其說。”靜如道：“柳相公，你是讀書人，最聰明的，豈不知六花是雪，五花為梅？這分明梅雪爭春的意思了。柳相公的姻緣想不在梅邊，定雪邊矣。”柳友梅恍然大悟道：“聞師之言，如夢方覺，如醉方醒。既已良緣有在，我柳友梅便蹈湯赴火，亦所不辭！祇恐好事多磨，良緣難遂耳。”靜如道：“柳相公，你不須憂慮！本蒼伽藍菩薩籤訣最驗，可把婚姻事往問一問，便知端的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該如此。”

隨即梳洗過，走到神前拜了四拜，通誠鄉貫、姓名、年月、心事，將簽筒搖上幾搖，不一時求著一簽，上寫道：

五十功名心已灰，那知富貴逼人來。

繡幃雙結鴛鴦帶，葉落霜飛寒色開。

柳友梅看見，驚歎道：“神明之言，卻與老師所詳有些暗合，但不知應在何時？”靜如道：“據此簽看，本當應在秋冬之際，這姻緣兩重不須說了，但必要金榜題名，然後洞房花燭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若到此日，當重修廟宇，再整金身！”靜如道：“這個自然，到後日應驗了，方信老僧不是誑語。”柳友梅拜謝過，便欲別去。靜如道：“豈有此理，且請用過早膳去。”柳友梅祇得坐下喫過飯，然後別去，尋那張、李二生，再看雪小姐的真詩。

正是：

朝雲深鎖梨花夢，夜月空閑綠綺心。

不嚮幽閨尋女秀，世間何處覓知音。

畢竟柳友梅與二小姐如何作合，且聽後來分解。

[返回 >> 飛花艷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